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中国历代军事战略

下册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军事史 编写组

中国历代军事战略

解放军出版社

下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著 .—2
版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2

ISBN 7-5065-4197-1

I . 中… II . 中… III . 军事战略—中国—古代
IV . E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573 号

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上、下册)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49.625

字数:1287 千字 印数:13001 - 17000 册

定价:89.00 元(上、下册)

目 录

(下 册)

第四篇 隋唐五代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1)
第十八章 隋统一中国的战争.....	(1)
第十九章 隋末农民战争.....	(19)
第二十章 唐统一中国的战争.....	(44)
第二十一章 唐平安史之乱的战争.....	(78)
第二十二章 唐平藩镇的战争.....	(117)
第二十三章 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	(155)
隋唐五代时期战略运用的特点和发展.....	(182)
第五篇 宋、辽、金、元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189)
第二十四章 宋统一中国及对辽的战争.....	(189)
第二十五章 金灭辽和北宋的战争.....	(232)
第二十六章 金与南宋的战争.....	(286)
第二十七章 元灭南宋的战争.....	(386)
宋、辽、金、元时期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战略运 用的特点.....	(458)
第六篇 明清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472)
第二十八章 明统一中国的战争.....	(472)
第二十九章 明代北部边防.....	(510)
第三十 章 明代东南海防.....	(552)

第三十一章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	(581)
第三十二章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及与明争夺 辽东的战争	(642)
第三十三章	明、清争夺辽西及清军入关的战争	(687)
第三十四章	郑成功抗清复台及清统一台湾 的战争	(734)
第三十五章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795)
第三十六章	清代海防	(831)
	明清时期火器的发展和战略运用的特点	(899)

第四篇 隋唐五代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第十八章 隋统一中国的战争

第一 隋王朝的兴起

南北朝后期，北方最后一个朝代是鲜卑族宇文氏建立的北周。北周末年，社会危机加深，统治很不稳固，及至周宣帝即位，荒淫暴虐，国势更危。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宣帝病死，静帝宇文阐年仅七八岁，大臣郑译、刘昉等人乘机假借皇帝意旨，命杨坚入朝总政，委以“总知中外兵马事”。杨坚自此在李穆、高颎（jiōng）、李德林等人的支持下，掌握了军政大权。杨坚之父杨忠原从北周太祖宇文泰起兵，立有战功，为当时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坚袭爵隋国公，娶鲜卑贵族独孤氏为妻，长女为周宣帝之后。因而，杨坚是门第显赫，位高望重，手握大权的关陇集团（宇文泰在西魏时揉合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所形成的军事官僚贵族集团）上层成员。

杨坚一开始执政，就“革宣帝苛酷之政，更为宽大”，而自己“躬

履节俭”。^[1]他原即为关陇高门，和鲜卑贵族关系密切，同时又重用山东士人高颎、李德林等，因而他在地主阶级内部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在朝的官吏争着向他表示好意。但杨坚企图篡代周室的行动并非一帆风顺，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大象二年六月，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举兵反对杨坚，郢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总管王谦等先后举兵响应。这些人都是北周官僚贵族，不甘心政权落于杨坚之手，各有自己的打算。由于他们起兵是打着保护王室的旗号，因而“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2] 一时形势颇为紧张。杨坚一方面搞好与南方陈朝的关系，一方面派宗人杨希尚率宗兵守住战略要地潼关，然后派韦孝宽、王谊、梁睿分别率军去镇压尉迟迥等军。由于杨坚处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得到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在军事上他又及时将有实力的北周宗室诸王召到长安，避免他们和尉迟迥联合行动，且得到握有精兵的并州（今山西）李穆的支持，减去了后顾之忧，所以出兵不久，就大获全胜。叛乱平定之后，杨坚开始杀周室诸王，为自己篡代周室铺平道路。周静帝大定一年（公元 581 年）二月，杨坚借“受禅”为名，废周静帝而自立，改国号为隋。隋王朝建立后，进而北降突厥，南灭陈国，继秦汉第一次全国大统一之后，结束了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全国大统一。杨坚称帝之后，接受前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有所改革。因此隋虽然立国不到四十年，但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是我国历史发展上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杨坚死后，隋炀帝杨广继位。他穷奢极欲，好大喜功，三次入侵高丽，兵役、徭役严重，致人民无以为生，激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隋朝政权在很短时间内就被摧毁了。

隋王朝所以能顺利结束南北朝几百年分裂局面而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隋建国后，统一中国的条件已渐趋成熟。首先，南北朝后期，

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推动之下，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门阀地主被大大地削弱，山东士族丧失了割据一方的政治、经济势力；南朝士族也更加衰败。而士族地主的存在和发展，是造成近四百年分裂割据的主要因素。其次，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进行民族斗争的同时，各族人民之间由于长期的交往，民族融合的进程随之加快，特别是南北朝后期，这种融合更加显著。大量入据中原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相融合，使得造成四百年分裂的另一重要因素——民族矛盾也大为减轻。

另外，南北朝时期，南北农业经济都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增强了南北经济交流。人为的南北分裂所造成的南北人民的交往障碍，不符合人民的愿望，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这种分裂局面。

以上说明，结束分裂割据局面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是隋王朝顺应时势得以兴起、统一全国的客观条件。杨坚建立隋王朝后，接受前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有所改进。他在政治上完善吏制，政府官吏都由中央任免，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以减少层次，便于掌握；选用一批有能力的官吏和将帅，提高军政机构的效能；废除一些酷刑峻法，并取消了强迫改姓等作法，以缓和阶级矛盾及民族矛盾。在经济上，他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如颁布均田和租调的新办法，把荒芜的土地拨给农民耕种；把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服役期限由一个月减为二十天；减轻赋税、徭役，兴修水利等等，而且在各地设仓储粮，以备战、备荒。在军事上，他改进北周以来的府兵制，将军权集中于皇帝，增强了军事力量。凡此，都说明杨坚为了隋的兴起和统一全国，的确做了一些主观努力。但隋王朝得以顺利统一全国，使隋王朝迅速兴起，其中一个直接因素，还在于战略运用的得宜。

第二 杨坚先破突厥、后灭陈国 的统一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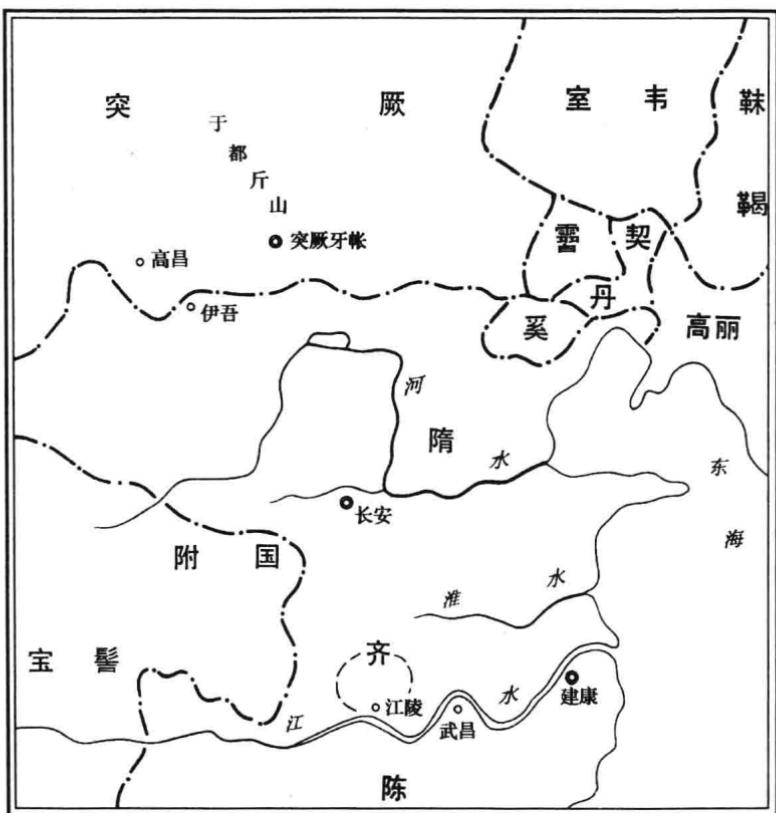
隋继承北周建国之初，疆域只有今长江以北、长城以南，东抵海、西至四川的地区，共有县千余，人口八百三十万余户。杨坚建国后，虽有统一全国之志，但面对北方的突厥和南方的陈国两大对手（在江陵残存的后梁政权，是北周卵翼下的政权，民少兵弱，不足为虑），应该如何用兵，颇费踌躇。

突厥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北方逐水草而居的一个游牧民族，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末年。到北齐、北周时，已很强大，占有今长城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兴安岭以西、黑海以东的辽阔地区；拥有骑兵数十万。北齐、北周时期两国相互火并，争对突厥和亲，输纳金币，以乞求暂时安宁，使得突厥更加嚣张。当时的突厥主佗钵可汗曾对部下说：“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常孝顺，何患贫也！”^[3]杨坚建立隋朝后，想改变这种状态，停止向突厥输纳金币，因而突厥不时侵扰隋的边境。突厥的强盛，开始于六世纪中叶，其首领土门领导时期，它的社会经济日趋发达，并长于制造铁器，武器有弓矢、甲、矟、刀、剑等。牲畜的产量也很多，故与北朝交往时，动即献马数万匹。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制度也随之逐步建立。

隋代周之后，在南方还存在着两个政权。一是建都在江陵的后梁，皇帝为肖琮，号令不出都门。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废梁帝，后梁灭亡。另一个是陈朝，拥有今长江以南、三峡以东、东南抵海的广大地区。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人大量南迁，与南方土著人民共同努力，使陈朝经济上有较大的发展，具备一定实力。但陈朝在末代皇帝陈叔宝统治下，政治极为腐朽。陈叔宝本人荒于酒色，不问政事；国内税赋苛繁，刑法酷暴，城市萧条，农村衰败，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集团内部上下猜忌，相互攻讦，且贪污

隋初一般形势示意图

(18—1 图)



成风，造成“主昏于上，民讟（怨恨）于下”^[4]的状况；军事上兵力虽众，但将骄卒惰，举国上下，都以为有长江天堑可恃，失去对北朝的戒备。

上述情况表明，对隋朝统一大业的最大阻力显然是突厥；陈国不构成对隋的威胁，主昏兵弱，易于攻取。隋朝当时处在战略内线，面对一强一弱两敌。为了统一全国，杨坚曾有过先弱后强，先平定江南，然后集中力量战胜突厥的考虑。为此，建国以后，杨坚即以杨广为并州总管，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贺若弼为吴州总

管,坐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市);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坐镇庐州(今安徽合肥市)。这一战略部署,一为巩固内部,防备突厥;一为预作准备,便于进军江南。隋开皇元年(公元 581 年),杨坚命高颎统率诸军伐陈。正行动间,突厥联合原北齐营州(治和龙,今辽宁朝阳)刺史高宝宁,攻陷隋的临榆关(今山海关),准备大举南侵。杨坚意识到强敌在北,如不先解除后顾之忧,不仅不能统一全国,且有失去根本的可能。其时,恰值陈宣帝病死,遂借“礼不伐丧”之名,收南下之兵,并确定了先击突厥、后灭陈国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的改变,说明杨坚战略运用的灵活和果断,也比较切合实际。突厥为北朝历代边患,其根据地在广漠无涯的北方,且仗恃强大的骑兵,行动迅捷,飘忽无常,有机可乘,就入袭掳掠,如遇强敌,则奔驰远去,避免决战,因此很难应付。如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陈国虽力弱国朽,易于征灭,但江南地区辽阔,回旋余地大,一旦用兵,非短时间可以解决,反有为突厥所乘而动摇国本的可能。如南北同时用兵,当时隋朝建立不久,国力、军力都不充实,国内尚不十分安定,且此种两个拳头同时打入的用兵方法,历来为兵家所忌,更何况陈对隋的威胁也不大。所以杨坚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先北击突厥,除去主要威胁,然后稳步进军江南,以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是稳健而切合实际的,使胜利有了可靠的基础。以后战争的结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 隋对突厥以瓦解,削弱为主, 军事手段为辅的战略运用

杨坚决心先击突厥、后灭陈国,但在战略运用上考虑建国未久,有待巩固,大规模用兵实施全面进攻,还要经过长期准备。因而决定对突厥暂取守势战略,加强北部边防:一方面征集人力急修长城,一方面派大将阴寿、虞庆则、冯晃率军分别进屯幽州(今北

京)、并州(今太原)、乙弗泊(今青海西宁);同时命兰州总管叱李长叉、凉州总管贺娄子各自加强临洮(今甘肃临潭)、武威的防守力量。这时突厥佗钵可汗病死,其内部争权夺利。佗钵之子庵罗被迫让位,佗钵之侄摄图为首领,即沙钵略可汗,建牙帐于都斤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沙钵略封庵罗于独洛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流域,称为弟二可汗;封从兄大逻便(佗钵兄木杵可汗之子)于阿尔泰山之东,称为阿波可汗;封从叔玷厥(佗钵堂弟)于乌孙(今伊犁河上游)故地,称为达头可汗。他们都各拥部众,与沙钵略存有矛盾,因而貌合而神离。沙钵略之弟处罗侯管辖东部奚、霫、契丹地区,初先为得封可汗,与沙钵略也不和睦。在这种情势下,曾经出使突厥,深知突厥内部矛盾情况的长孙晟上书杨坚,陈述对付突厥之策说:

“今诸夏(指国内)虽安,戎虏(指突厥)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相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有以攘之。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势弱,曲取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乘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5]

以上长孙晟对突厥情况的分析,颇为深入,对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战略运用尤为灵活而具体,说明他的建议是建立在深刻了解突厥情况的基础上的,因而这一战略欣然为杨坚所接受。为此,杨坚派遣使者元晖出使伊吾(今新疆哈密),以结好达头。达头派遣使者来朝,杨坚有意把他的使者位次排列在沙钵略派来的使者

之上,以进一步拉拢达头并离间达头和沙钵略的关系。杨坚又派长孙晟出使和龙(今辽宁朝阳)联系奚、霫、契丹等部,并通过他们作向导,到处罗侯处说以利害,诱之附隋。这一系列离间,瓦解工作收到良好效果,孤立削弱了沙钵略。

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突厥尽起所部人马侵入长城。次年,突厥兵深入到武威、天水、延安等地,掳掠人畜,百无一留。沙钵略原想继续南侵,但达头因被隋朝离间,借故不从,自率人马北归。长孙晟又乘机向沙钵略之子染干诈称:“铁勒(匈奴后裔,散处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一带及新疆焉耆以北地区)等反,欲袭其牙(突厥王庭)。”^[6]沙钵略害怕根据地有失,仓皇回军塞外。此后,沙钵略又曾想伙同阿波入侵,但内部矛盾日深,且境内又值天灾,未能兴兵。

隋朝经过三年整备,国力、军力有所增强,人民也不满突厥的袭扰,敌忾同仇,士气甚盛。突厥经隋朝的分化、瓦解,实力有所削弱。杨坚遂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全面向突厥进攻。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杨坚以杨爽为行军元帅,七路出兵,其战略部署如下:

- 命秦州总管窦荣定出凉州(今甘肃武威);
- 命河间王杨弘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
- 命夏州总管豆卢勣出夏州(今陕西横山西);
- 命卫王杨爽出朔州(今山西朔县);
- 命幽州总管阴寿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一带);
- 命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今宁夏固原);
- 命左仆射高颎出宁州(今甘肃宁县)。

上述部署企图在河套地区集中杨爽、杨弘、豆卢勣等路,形成主力打击沙钵略,各以一部打击东西两侧的高宝宁、阿波。

同年夏,东路阴寿率军出卢龙塞,向和龙进攻,高宝宁弃城奔契丹,为部下所杀,隋军占领和龙地区。

中路杨爽率军出朔州,正遇沙钵略率军南下,两军相遇于白道

(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杨爽派总管李充率精骑五千袭其无备,大破之,沙钵略弃金甲,潜伏草中逃生。其众无粮,加以疾疫,死者甚众。

杨弘率军出灵州,击破沙钵略另一部,歼敌数千人。

西路窦荣定率军出凉州,在高越原(今甘肃武威西北)屡败阿波军。

此次隋军出击,重创了沙钵略军,使突厥内部矛盾更为严重。隋继续施展“离强合弱”的谋略,终于导致突厥连年内部攻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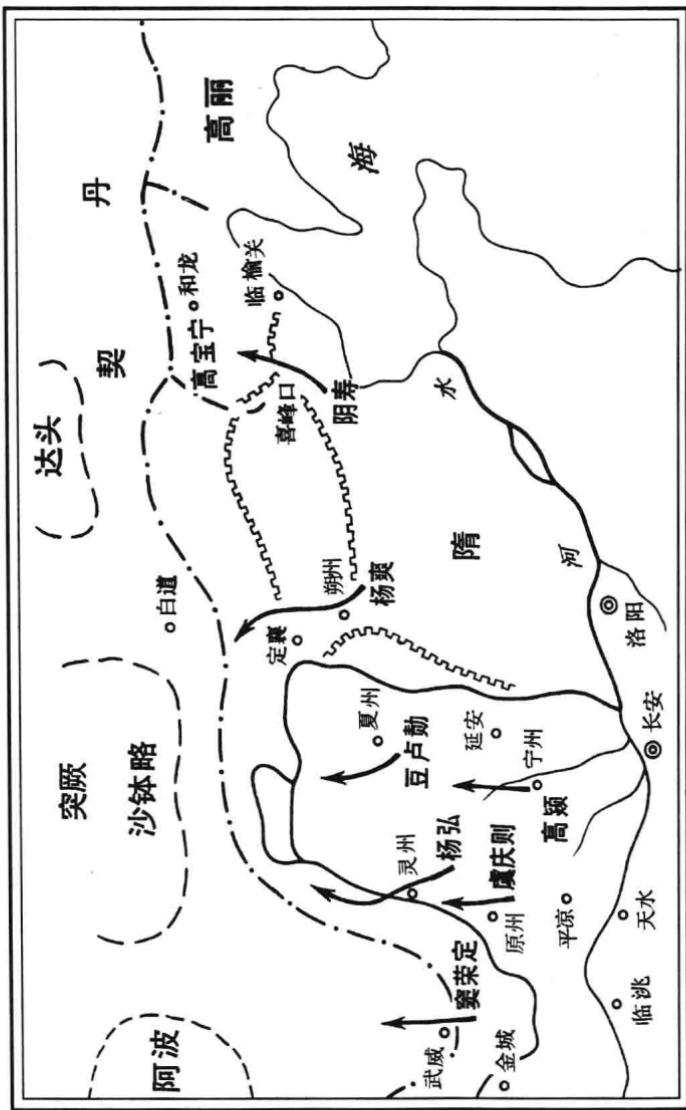
长孙晟在窦荣定军中,乘阿波数败,说阿波降隋,联合达头,共抗沙钵略。阿波果遣使随长孙晟入朝。沙钵略恨阿波降隋,袭其牙帐,杀阿波之母。阿波西奔,联合达头,率军还攻沙钵略,屡破之。双方连兵不已,各遣使至长安请和求援,杨坚一概不允。

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达头可汗请降于隋。明年,沙钵略为达头所困,又怕契丹袭其后方,向杨坚求援,并请求率部寄居漠南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杨坚准其所请,并派杨广往援,击败阿波军。同年秋沙钵略也向隋投降,请“永为藩附”。至此,隋北方的威胁暂时消除。

杨坚根据突厥族的游牧特性和隋国力、军力的情况,对突厥采用以瓦解、削弱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战略是灵活而成功的,费力小而收效大,获得了仅靠军事手段所难以收到的效果。在整个对突厥斗争过程中,隋始终贯彻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战略,以孤立沙钵略。在突厥被削弱之后,继之以军事行动,分兵多路出击,但打击目标,仍主要集中在沙钵略。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后,继续运用分化瓦解策略,使其自相攻杀,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汉武帝曾北击匈奴,用兵数十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此时的突厥虽也很强大,但隋立国不久却制服了它,为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应该说,长孙晟的战略建议实居首功。杨坚在战略方针既定之后,能始终坚持,并灵活运用,对取得胜利也至关重要。如当各突厥可汗互相攻

隋击突厥的战略部署示意图

(18—2图)



杀，都谋求与隋和好，企图加强自己地位的时候，杨坚一概不允所请，以促使其矛盾进一步深化，力量进一步削弱。又如阿波归附后，其势力超过沙钵略时，杨坚转而命杨广助沙钵略击败阿波军，其目的是不愿见阿波更强，使沙钵略能与其并存，互相制约，但又都必须依赖隋的支持，以此来控制突厥，消灭边患。

突厥之败，原因很明显。它貌虽强大，但内部矛盾重重，为隋所利用。隋的离间、瓦解，使突厥力量分散、削弱，其中损失于自相攻杀者多，损失于被隋军击溃者少。最后势散力分，各部不得不降隋以自保。又突厥以掠掳为生，多次侵扰，所到之处，对人民祸害极重，造成各族人民愤恨突厥，支持政府对突厥的斗争，军民士气旺盛，也是突厥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四 隋灭陈长期准备、多路并进、一举袭取的战略方针

杨坚在建立隋王朝之后，就有灭陈以统一全国的决心和行动，只因突厥威胁后方，不得不改变计划，先击服突厥，然后再用兵江南。所以击服突厥也是灭陈长期准备中的重要环节。另外，灭陈需渡江作战，如无水战工具和水军训练，兴兵后必然费时、费力。因此早在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杨坚即派杨素为信州（今四川奉节）总管，准备舟师。杨素在该地制作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高五十尺，可容战卒八百人；较小的船还有“黄龙”“平乘”“舴艋”等等，可容战卒百人以下。除军事和物质上的准备外，高颎向杨坚建议：

“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

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7]

这是一个多方误敌，使敌麻痹、困疲的策略，既破坏陈国的经济，又麻痹陈国军民，为隋顺利进军准备了条件。杨坚还有意令杨素将制作木船的废料，顺流漂下，以威吓陈人，瓦解其军心民气。隋沿江戍军，也多采用麻痹陈军的策略。如每次换防，都遍野大列旗帜、帐幕，并令军队沿江射猎，人马喧哗，作出要渡江的模样，等陈军调兵遣将准备防守的时候，隋军就收兵，如此反复多次，陈军习以为常，遂不惊、不备，为以后袭取创造了条件。隋将贺若弼将军中老马卖到江南，买回船只，将其中好的藏之内湾，坏的陈之江上，使陈军误以为隋军缺船，难以渡江，因而不备。杨坚还多次派间谍潜入陈境，破坏陈的物资，扰乱陈的人心。这种多方面破坏、疲敌、误敌的策略行之数年，造成了陈国经济穷困，使其军心瓦解，作战无备。可见杨坚长期准备的战略，是把弱敌当强敌打，以周密的准备用来力争主动，是“先胜后战”的战略运用。

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臣争献平陈之策，崔仲方建议说：

“今惟须武昌以下，蕲(今湖北蕲春)。和(今安徽和县)、滁(今安徽滁县)、方(今江苏六合)、吴(今江苏扬州)、海(今江苏连云港市)等州，更帖(部署)精兵，密营度计；益(今四川成都)、信、襄(今湖北襄阳)、荆(今湖北江陵)、基(今湖北钟祥南)、郢(今湖北钟祥)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流头、荆门、廷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溢城(均长江上中游要隘)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诸军鼓行以